

东盟文艺

统筹：寒川

第531期 泰国篇

组稿人：杨玲

逝者如斯(外一首)

张永青

一年又一年
你迷恋
湄南河上的晚霞
迷恋
桥头宁静的茶馆
迷恋着
南国风雨中的花雨

一年又一年
你笔耕不止不歇
想留住
万花筒的世界
想留住
故乡简朴的容颜

一年又一年
你走下生命的列车
接受天国鲜花的馈赠
你的诗文
成了过客匆匆的脚印

(二〇二二年八月廿六日)

过往

干净的阳台
不见了茉莉花开
夕阳依然
金色的窗扉
不见你的笑颜

春天走了
来年见
潮水退了
又会涌上沙滩
你离开了故乡
像流过芳草的江水
一去不回来

泰华文学背后的贴金者

司马攻

二十世纪50年代,一艘从曼谷孔堤码头驶往中国广州的轮船上,一群向往新中国的青少年,在船上高唱着:“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领唱的是一位年轻的少女,她叫周新心,1932年出生于曼谷三聘街,是某布行周老板的掌上明珠,名副其实、真真正正的三聘姑娘。

到了广州,她被安排在一所中学就读。毕业后,她参加广州一个艺术文工团。该团姓林的领导,对她非常关心,事事照顾,日久生情她和姓林的领导结婚,一年后告育有一女儿。

两年后,她的丈夫患肝癌去世,再不久,文化大革命如火似荼地掀开,她因海外关系被打为反革命份子,被剃光头,胸前挂着反革命份子的纸牌,游街示众。

10年动乱、10年浩劫过去,接着是改革开放。1985年,她回泰国探亲,住在她三姐家中。她探知泰国国家图书馆有很多旧中文报。

1972年,由泰华文化界提出建议,设法协助泰国国家图书馆,将积存该馆之旧华报纸加以整理,装订成册,并得艺术厅长表示同意,于1972年的八属会馆首长常月聚餐及潮属首长常月聚餐中商榷。结果,各位首长认为此项工作,与我侨史实有关,必须促其实现。于是组织“协助泰国国家图书馆整理。华文报纸委员会”。数月期间,整理工作始告完成并选择于12月26日,将装订成本的旧报

纸交予泰国国家图书馆。周新心在她三姐的陪同下,到国家图书馆翻阅旧中文报,寻找有关泰华文学的资料。她在泰国期间,大部份时间,在泰国图书馆,在她的努力下,终于得到了很多宝贵的泰华文学资料,经整理后,她写了《泰华文学六十年》。

1986年,周新心的《泰华文学六十年》,发表于香港黎青主编的《文学世界》/《诗世界》第3期。这一期辟有《世界华文文学汇集专辑》,栏里有广州周新心《泰华文学60年》,和昆明王松的《梦菴散文评介》,这两篇文章都是很有分量的文论。

周新心的《泰华文学六十年》,是一篇很难得的论文,其中所记述的,都是第一手资料。《泰华文学六十年》,可以说是后来诸多泰华文学史的“模板”。

泰华文学的面纱被揭开,引起了犁青的关注。他计划以《文学世界》为载体,为泰华文学出个专辑。

1990年,一部分广东归侨作家(有好几位是泰国归侨),他们在广州成立了“中国泰华文学研究会”,顾问:秦牧、饶芃子,筹委会主任:戈旧,副主任:周新心、栾文华、周艾黎、张国培任筹委,张海鸥、王松、赖伯疆、陈春陆、许国烈、郑白涛等为会员。

1990年3月,广东归侨作家联谊会在广州正式成立,当时我也刚担任泰国华文作家协会会长,为了表示诚意,特前往庆贺。该会特委任周新心为全程接待。

“中国泰华文学研究会”的成立,触动了香港

《文学世界》主编犁青在《文学世界》开辟《泰华文学专辑》的决心,他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契机,由“中国泰华文学研究会”来主编《泰华文学专辑》,最为适当。于是,犁青和“中国泰华文学研究会”联系,双方一拍即合。

1991年2月,周新心和张国培来信,要我为《泰华文学专辑》写一篇序。

为了泰华文学,中、港双方,桴鼓相应;一方是不计得失,不怕赔钱;一方是费神劳心,乐此不疲。而我身为泰国华文作家协会会长,怎能无动于衷,于是我写了一篇《桴鼓相应 将伯助予》的序。

《桴鼓相应 将伯助予》开头就这样写着:“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专辑;作品是泰华的、或专为泰华文学而写的,集子却是由‘中国泰华文学研究会’选编,而出版发行的是香港的《文学世界》……”

《泰华文学专辑》这些成果,是中泰华文学研究会,送给泰华作者、读者的珍贵礼物,输送这些成果的是犁青先生的船……这艘载满着泰华文学作品的船,将航向世界各地……

这个专辑的面世,有赖于《文学世界》和“中国泰华文学研究会”的紧密合作,他们相辅相成,桴鼓相应。费了一番爬罗剔抉的心血,才编成这个专辑。载输尔载,将伯助予,如此遥远又如此亲切。感激之余,序此致谢。”

1991年7月《泰华文学专辑》面世。这个专辑共623面,约55万字。开篇有犁青的《前言》接着是秦牧的序——《微笑的国度

献出了花束》、司马攻的《桴鼓相应 将伯助予》。

《泰华文学专辑》内容充实,收有秦牧、柏杨、饶芃子、犁青、牧弦、林焕彰、张香华、周艾黎、栾文华、赖伯疆、潘亚敏、周新心、张国培、胡凌芝、许国烈、徐学、陈春陆、18位中国大陆、台、港著名作家专为泰华文学而作的专题、论文、评点。并收有泰华50多位泰华作者的96篇作品。

《泰华文学专辑》所收的作品,是很全面的,几乎涵盖当时泰华绝大部分作家的作品。不只是泰国华文作家协会会员的作品,泰国世界文友会(泰华文艺家协会的前身)文友们的作品也纳入这个专辑之中。

这个专辑周新心的工作量最大,她特地来泰国聚稿,索稿。

1993年她主编《泰华小说选》,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周新心前后写了十多篇有关泰华文学及泰作者的论文,其中有:方思若、司马攻、梦莉、姚宗伟、许静华、白翎、老羊、黎毅、倪长激、叶树勋、白令海等的评论文章。

她后半生的精力,几乎全部放在泰华文学的探讨、研究这方面,她是泰华文学的幕后英雄,是泰华作协的背后贴金者。

我担任泰国华文作家协会会长期间,曾考虑在作协理事会上,提出聘请周新心为作协顾问,可惜她因癌症复发,在广州逝世。

周新心的悄然辞世,给我留下了深深的愧疚和无限遗憾。

(2023年7月)

我的诗只属于我个人的样子

——序杨玲小诗集《无心的风》

曾心

杨玲著的《无心的风》,收入六行以内的小诗150首,是她从2003年加入《世界日报》写“刊头诗”开始,尤其是2006年,加入“小诗磨坊”,直至2023年写成的诗选集。

记得“小诗磨坊”刚成立时,成员7+1。7位是男的,只有一位是女的——杨玲。故有人戏称她为“何仙姑”。

在她《创作感言》说:“写诗,尤其写小诗磨坊的六行小诗,更是便捷,字数少,修改快,工作量小,正契合我这个忙碌、浮躁的心理。”于是21年来,她真像是一个“痴女”,没有功利之思,只有心灵之火,写出一首首受人喜爱的小诗。

她不仅自己写好诗,每年还主动帮助催稿、排版、校对等,她为“小诗磨坊”付出“精”之火,也是很值得点赞的。

杨玲的小诗在中国,包括台湾和东南亚诗坛,也得到认可。不少诗评家、教授、学者在论文中引她的诗为例,有的给予点评。计不完全统计:大陆有:吕进、杨匡汉、杨际岚、王珂、袁勇麟、刘俊、李良、凌鼎年、计红芳、陆卓宁、乔延凤、雄辉、刘红

林、王茹、萧成、苏永延、范军、史诗源、孟丽等,台湾有:张默、潇潇、百灵、林焕彰、夏婉云、落蒂、宋熹等。

去年新华社(记者王腾 宋宇)曼谷3月21日电通讯:《泰国华人“小诗磨坊”——三千首诗与十六载》,仅有1200字,文中举了三位小诗磨坊的诗为例,其中就有杨玲的《月光》一诗。文中说:“杨玲在《月光》中写道:蘸月光写诗/月光淡淡诗也淡淡/月光朦胧诗也朦胧/月光如水/诗如水上的月光。”作为“小诗磨坊”第一位女诗人,她的诗歌富于女性特有的气质,柔和而典雅。”

杨玲在她《创作感言》说:“我的诗只属于我个人的样子。”当然,“样子”不是外在“样子”,而是她思想、心灵内在的“样子”。我在她诗集中找到这样首诗:《幻想曲——情思奔放》:

不曾期望
不敢幻想
一双巨手把我托起
素面朝夭
万里晴空
任我翱翔
这首好像是写她自己心灵内在的“样子”。前两

句是她自谦,实际写诗是她最大的“期望”、脑子充满着诗的“幻想”,诗神就如一双巨手把她托起。她忙得来不及化妆(素面)、就无际无束,万里晴空,任我翱翔地写诗,由于她具有女性特有的气质,“喜欢宁静、活泼、灵动、深沉、广博”(杨玲语)的诗,故她在《诗外》说:“我从来不敢奔放”。也就是从来没有写出“奔放”的诗来。

法国著名雕塑家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杨玲是一位能从平庸生活中发现美的诗人。处处事事在她眼里、脑子里都能“磨”成诗。如日月星辰、花鸟树木、陆地海上、窗内窗外、床上床下、丑的美的、香的臭的,甚至晚上睡不着也可入诗。

请看她的《子夜》:
漫长的夜
我不断地碾转
睡床发出抗议
枕头忍无可忍
子夜赶我起床

这首诗还得到中国台湾著名老诗人张默的点评:“她以女性特有的敏锐,发抒个人某一夜辗转不眠的难耐。她只用了简单的几笔,睡床抗议,枕头不忍,最后以‘子夜赶我起

床’,为本诗下了一个活水的脚注,引人入胜。”

从这首诗(包括全书150首)可看出杨玲在诗歌艺术上成熟的标志,她没有用“华词满篇,扑朔迷离”的文字,而用精简、朴素且有趣的普通生活用语。这在诗学上叫做“落其纷华,乃造平淡之境”(宋·葛立方语),或叫做“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宋·苏轼语)。著名诗学家吕进说:“诗人越成熟。他的作品就越平淡”。杨玲的小诗的风格,也可谓是“平淡”的。即“平淡”中见真情,见诗味,见理趣,见禅意。

看了杨玲这本小诗集,我还觉得有几个“技巧”值得学习。

(1)无理而妙,如《报案》

年华似水
红颜变白发
谁偷去青春
我要报案
头发变白,青春失去,当然是时间“偷”去,谁管时间呢?要去哪里报案呢?向上帝报案吗?这属于“思出常格”,是违反习以为常的生活逻辑和思维,是“无理”的,是“反常”的。但此诗给人读后,却觉的很“妙”。为什么

呢?用吕进的话说:其“妙”就是在违反习以为常的生活逻辑和思维逻辑中更强烈表现出来的诗味,就是特定情况下的正常所产生出来的美。

(2)常家语入诗,如《卧佛》

坐有坐相
站有站相
卧倒睡着算什么相
佛曰
本无相

这首诗的诗眼,在于“佛曰/本无相”。“本无相”用得很贴切,用得很巧妙。此语是出自六祖慧能《坛经》菩提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随园诗话》云:“家常语入诗最妙”,我想能把古人的家常语入新诗更“妙”。因为家常语是人们十分熟悉的。“一经入诗,便很利于诗篇的简约精练和易懂易记。在家常语的妙用中,显示诗人的灵动、机智和深邃,诗的魅力由此而平添许多(吕进语)。”

(3)逆转手法。如《孤独的月亮》:

晚风中
星星和灯光在眨眼
只有孤独的月亮
找不到伴侣

请开个邮箱
我夜夜给你写信

诗中的星星,灯光,均不会是孤独的。月亮只有一个,可随着作者的“意”,把其“象”造成“孤独”的意象。当然孤独是“找不到伴侣”之果。这四句平平,没有精彩之处。此时作者来个陡然一转,反转成作者与月亮对话:“请开个邮箱/我夜夜给你写信”。这“一转”见功夫,见闪亮之光,即闪出“诗味”来,闪出“诗的极境”来。

这是杨玲在小诗常见的技巧。如她的《磨坊》一诗:“倒入黄豆/磨出豆浆/倒入麦粒/磨出面粉/倒入一个痴女/能否磨出一首情诗”。精彩也在后两句,我想:这可能是她写微型(闪)小说常用欧亨利式的结尾之故吧。

杨玲的小诗,是“小诗磨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之一“仙”。说“何仙姑”,或“杨仙姑”也罢。她的诗已形成自己的特色和风格。目前在“小诗磨坊”有三位女诗人。她是第一位出个人小诗集。她属我写序,作为“小诗磨坊”召集人的我,在高兴中应承了她。

是为序。